

逆 风 丁雨雨著

山中，



有一伙神秘的马帮

惊险侦破小说集

- 枪口下的红桃皇后
- 不能起诉的凶杀案
- 山中，有一伙神秘的马帮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2 034 4562 8

逆 风 丁 雨 雨 著

山中，有一伙神秘的马帮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2 034 4562 8

山中，有一伙神秘的马帮

逆 风 丁雨雨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国营桐柏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7.25印张 4插页 145千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44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808 定价：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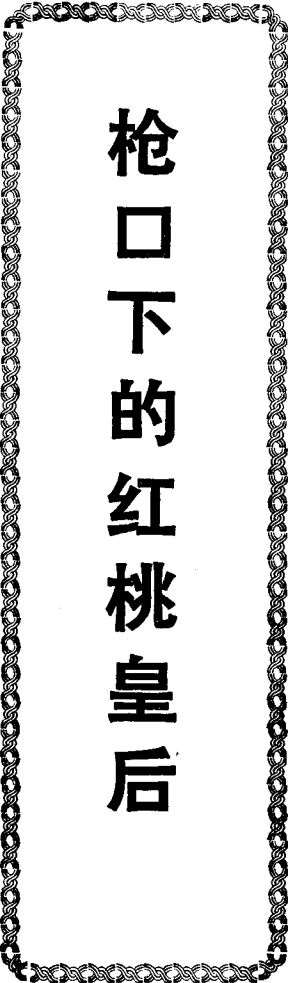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部惊险式样的侦破小说集。

系列中篇《枪口下的红桃皇后》和《山中，有一伙神秘的马帮》，描写我西南边陲武警战士与红桃皇后、双头鹰走私集团之间错综复杂而又惊心动魄的斗争。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。《不能起诉的凶杀案》，以“风流女记者”李曼琳的命运和感情生活为描写契机，反映了一起引人深思的海边谋杀案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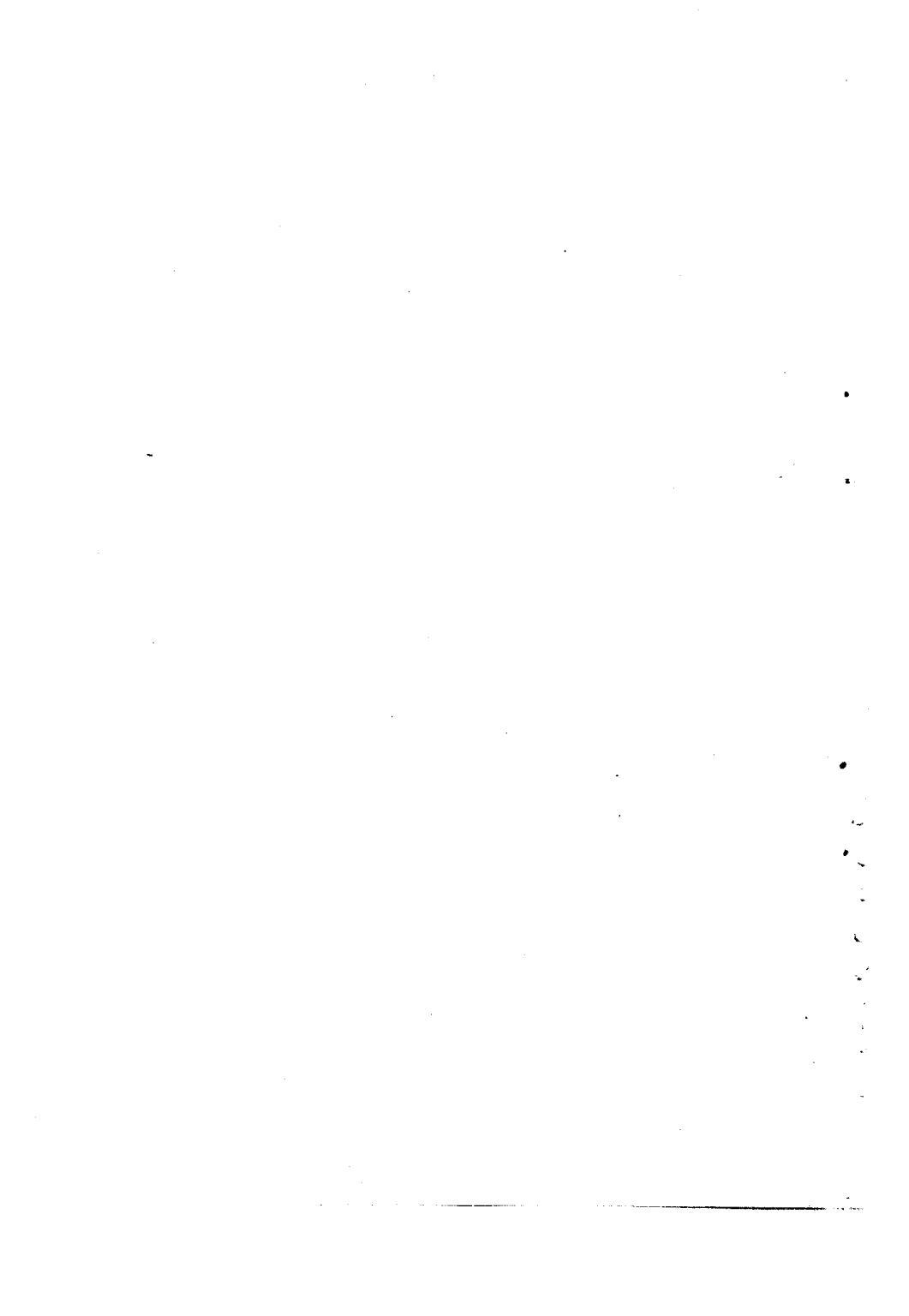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是一部文学性与可读性俱佳的作品。

目 录

枪口下的红桃皇后.....	(3)
山中，有一伙神秘的马帮	(69)
不能起诉的凶杀案	(149)



枪口下的红桃皇后



亚热带山林起伏绵延。

一条小溪闪着斑斑点点的亮光流淌，象泛着一溪碎银屑金；淙淙水声宛如少女浅吟低唱，很轻柔、很甜美。若不是溪畔一畦茵茵草地上竖着的一座方尖石界碑，大概很少有人想到这小溪原来是一条庄严的界河。这是第七十八号界碑。

这时分熹光微显，一丛丛树梢挑起朝露，恰似一片透明的绿宝石。四周那么安谧、宁静。

突然，界河对面不远的竹丛中冒出三个黑黑的人影，蹑手蹑脚地摸来。他们摸过界碑、踏过小溪，眼看就要进入一片树林。这时，树林边缘的几棵小树呼啦啦一阵摇晃，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”七、八个持枪的人跃出。他们头戴钢盔，身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制服。

那三个非法越境者却并没有举起手来，领头的一个象是输红了眼的赌徒，蓦地抽出身上的户撒长刀，怪嚎着朝武警们乱挥乱砍，另两个掉头就逃。刹那间，平静的界河边人影跳跃，展开了一场肉搏战。

那个领头的疯狂地挥刀拒捕，一时倒使武警们难以捉住他，而且再迟片刻，在他的掩护下，那两个非法越境者就要窜回界河那边去，武警们只好举起了枪。“砰！砰！——”那个领头的终于饮弹毙命。

与此同时，两名武警已经迅捷地扑到界河边，抓住了一个非法越境者。但还是迟了一步，剩下的一个却逃过了界

河。

“跑不了！”一个身材不高的武警冲上几步，举枪瞄准逃犯背影。“玛鲁，不能开枪！”有人急切地制止。就在这当儿，那逃犯的身影消失在界河对面的竹丛中。

“他阿妈的，活活让他跑啦！”那个叫玛鲁的武警又气又急地骂了声，愤愤地摘下钢盔，不痛快地甩了一下头，一拢长发俨然瀑布一般泻下来。嗨，原来是一个粗犷的少女。

武警们受到非法越境者的拼命抵抗，而且还跑了一个，心里也都有气。但他们都知道不能朝界碑另一方向开枪，否则子弹飞到异国的土地上，会引起国际纠纷。

玛鲁是一个粗犷的景颇少女，刚参加武警不久，她可不注重什么条条规规的，只是在景颇猎手的枪口下从不放跑猎物，而那猎物却又从她的枪口下活活地跑了。她越想越气，一端枪走到那个被抓的越境者面前，又骂了句：“他阿妈的，你们几个骨头倒硬！”

那越境者是个后生，他紧闭着嘴唇，无动于衷地看着玛鲁。

玛鲁更来了气，举起巴掌就要朝他脸上扇去。可不知怎的，她的巴掌忽然在空中僵住了。

原来她看到那后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灰白，嘴角流出污血，头一歪，无声无息地断了气。

这一来，不光是玛鲁，其他的武警们也一个个惊愕地张大了嘴巴，好一阵缓不过神：在这条边境线上，非法越境的绝大多数是走私犯，他们光在这条小溪边设伏堵卡就已经不下几十回了，而哪一回那些走私犯一见到他们不乖乖投降。但这次怎么搞的，越境者不仅拼死拒捕，而且被抓后居然还

会服毒自杀！

他们绝不可能是普通的走私犯。那么他们是些干什么的呢……

一座傣家人特有的缅塔式水井，石壁上刻着三个大字：曼飞龙。水井前面是一片缓坡，长满芭蕉树、竹子、夹竹桃、夜来香，从那郁郁葱葱的植物间，隐约可见一幢幢景颇人住的竹楼。那就是景颇的曼飞龙山寨。

寨子外面那几棵高大的菩提树的枝叉上，白鹭正一只只飞向开始明朗了的天空。

曼飞龙边防站就设在寨子对面，这时候四十来岁的李站长正指挥着二十几个男女武警，在站前的空场上训练。

“唉罗，唉罗哟，唉罗唉，山里的树常青，阿妹的情长在……”一阵景颇民歌声由远而近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几个设伏堵卡的武警排着一列纵队走上山坡，玛鲁提着一个小包走在最前面。这个玛鲁哟，刚才还气得不行，这会儿又象没事人似的，竟唱起了景颇情歌。

“报告站长，二班设伏归来，缴获一个小皮包，不知里面装的什么？”她抢着向李站长报告，但没说那三个非法越境者。

“准是你开枪把走私犯吓跑了。”李站长用手指点着玛鲁的鼻尖说。他见没有走私犯，就知道准有玛鲁的事。虽然她是一个景颇的好猎手，却还不是一个好武警。

“李站长，你说错啦！”玛鲁大感委屈，急忙辩白道：“要是我开的枪，那走私犯就爬也别想爬回去！那几个家伙，真他、他阿妈的！……”她说着眼角又来了气，骂起来，

然而却改不了景颇习惯，总把“他妈的”说成“他阿妈的”，逗得其他的武警们一阵哄笑。

李站长在笑声中打开那个小皮包，从里面拿出一块用箔纸包着的東西。忽然间，他的眉峰拧成了一团，心里头一震：果然来了！

当他听完了玛鲁他们的汇报，心里愈发沉重了，默默地走到一边，朝山坡的另一端望下去。山坡下面也是一条蜿蜒流淌的界河，两个年轻的异国男女正抬着一辆轻骑，嬉笑着过了界河，“突突突”地驶向远处一座隐约可见的异国集镇。

这地方与别处不同，属于长期友好边境，双方二十公里内，边民可以随意来往，再加上界河涉水可过，陆路到处可通，要想有效地打击非法出入境的走私犯罪活动，着实不易呀！更何况眼下他们又将面临新的、更加严峻的斗争……李站长不由抬了抬眼皮，朝那座异国集镇的后面望去。

那是一派云影松风的万仞大山，也是三个国家交界的三不管地区。世界有名的A号违禁品工厂，就在那几乎无人涉足的大山之腹。他知道，那座小小的异国集镇里云集着众多的贩卖违禁品的罪犯们，他们想利用我们现在的政策开放，钻进来取道昆明、广州，再转至香港，然后把违禁品扩散向世界。

他也并不奇怪玛鲁他们的惊愕。解放后，我们国家彻底禁了毒，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违禁品是个什么样，刚才那被打死的、自杀的和逃掉的三个非法越境者就是贩毒的罪犯，而这些罪犯们和走私犯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，他们都是一些阴险狡诈、又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。这一点也是玛鲁

他们不知道的，那就难怪他们惊愕了。

他掂了掂手中那块用箔纸包着的违禁品，想：罪犯们已经把触角伸过来了，新的更加严峻的斗争也就从这里开始了。昨天晚上他就接到了上级电话，据有关情报说有个叫“红桃皇后”的近期内要在曼飞龙边防站管区内出现，同境外的罪犯们接头带货。上级对此非常重视，特派了一位能干的调研参谋来协助他们，争取短期内抓获红桃皇后。另外，据说那个红桃皇后还是位女的。

他又不由得回头望去。山坡的那边，一条牛车路朝坡脚下伸去，路面上有两条深深的、潮湿的车辙。一想到要来一位能干的调研参谋，他那沉重的心多少感到了一阵轻松。

是啊，红桃皇后快来了，那个调研参谋也该到了呀……

二

太阳升起好高了，林子里却很难透进一丝光来。一个身穿风雨衣，头戴射击帽，背着旅行袋，提着一支双筒猎枪的人匆匆走着，猎枪的枪筒上还挂着两只野鸡。瞧这人的打扮，不是什么当地山里的猎手，不过再瞧这人在山林里穿来插去的灵巧劲，显然又是久与山林打交道的老手。

这人走出林子，站在半山坡上往下看。内地通往边境的公路出现在眼底，象一条长龙一样盘旋于亚热带的雨林之间。这儿离曼飞龙只有不到三个小时的路程了。

一辆面包车在公路上行驶着。车里乘坐着的是省电视台一个电视剧摄制组的主要人员。

导演林丽芳是位三十二、三岁的苗条女性，不算漂亮，但颇有些艺术家气质，象所有时髦女人一样，脖颈上还挂着一串K金项链。她身边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，衣着随便，目光深沉，给人一种时刻在观察和思考的感觉。他膝上放着画夹，上衣兜里插着好几根马克笔，一见可知是个搞美术的。不错，他的确是一个很有才华、并初露头角的青年画家。他叫莫默。

“莫默，我说你别再清高了，还是调到我们的电视台来当美工师吧，就可以搞专业了。”看来林丽芳对莫默很欣赏，而且很有好感，已经苦口婆心地动员他好半天了。

“不行。”莫默毅然决然地摇摇头，“那种综合艺术我可不干，它缺少创造，不能表现我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艺术追求，最后只能成为你们的附庸。”

他的确清高，也很有想法。林丽芳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“唉，你太固执。”她转过头去，不想再跟他说了。他明白了，再说也是徒劳，他不是一般的俗男子。

“林导演，你还是想办法解决一下我未婚妻的问题吧。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演员，我要能给她办成这件事，也算对得起她那纯真的爱了。”

莫默这时却反过来求林丽芳了。

林丽芳倒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她先点点头，然后笑道：“行。你真是个好情的艺术家，这话不知跟我说过多少次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，只要这个戏她能拍下来，我回去马上给她办调动的事。”

“那就一言为定！”莫默赶紧道。

看来他对未婚妻的演员才能非常自信，好象这事已经办

成了似的，一阵兴奋，不由从画夹中拿出一张大照片，深情地端详起来——照片上是一个身穿武警制服的姑娘。

林丽芳逗趣道：“别看了，一会儿就见到人了。”

莫默抬起头，不无担心地说：“我没告诉她我要来，不知道她会不会生气？”

“一个吻就全……哎哟！……”林丽芳正说着，车子忽然尖叫着急刹住，她惊叫一声，身子往前一冲，差点从车前挡风玻璃飞出去，幸亏莫默手疾眼快，一把将她抓了回来。

车子前面两米多的公路上笑嘻嘻地立着一个人。刚才这人突然从两米多高的山坡上一跃而下，拦在了公路中央，若不是司机还算应变得快，非出人命进监狱不可。司机又吓又气地鼓着一双眼，连骂上几声也忘了。

而那人却依旧笑嘻嘻地立在公路中央，正是那个身穿风雨衣、背着旅行袋，双筒猎枪上挂着两只野鸡的人。那头上的射击帽已拿在手里，当扇子扇着风。哟，原来又是一个留着很短头发的姑娘。

从来没见过敢这么玩命的姑娘，司机简直傻了眼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凭他这手开车的本事，即使想成心轧死她，也是办不到哩。

最后还是林丽芳打开车门，探出头去喝道：“你找死呀！”

“走累了，搭个车。”那姑娘笑容可掬，也不动地方，这架势非要搭上这个车不可。

“到哪儿？”

“前面，曼飞龙寨子。噢，就是这条路的终点。”

林丽芳看看司机，司机对那姑娘的气还没消，只“哼”

了一声。

这时，莫默却热情地开口了：“听口音，都是省城的老乡。林导演，让她上车吧，反正顺路。”

林丽芳犹豫了一下，终于点点头。

那姑娘嘻皮笑脸地钻进车厢，朝莫默感激地看了一眼，便一屁股坐在车门的门阶上。车子又开动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孤身一人跑到边境来干什么？”林丽芳盘问起那姑娘来。

“我叫索小灿，是省体委射击队的，刚刚被淘汰下来，还没分配工作，就一个人出来旅游，打打猎，散散心。”

那姑娘很坦然地回答，似乎并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，还朝车里的人做了个鬼脸。

林丽芳又审视起那姑娘脚边的猎枪和那两只被打死的野鸡。

“别伤心。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，我看你还年轻，改行来得及。”莫默很理解地说。

这话仿佛说到了那姑娘的心里，她又一次感激地瞧瞧他，很亲热地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莫默。”

那姑娘眉梢蓦地一跳，惊喜地问：“莫默……你就是那个刚出了名的年轻画家？”

“已经不年轻了，人过三十天过午了。”

“我看过你的画，你画的一幅‘青春’，我知道还得了奖。”

“哼，那种奖……发了三十元奖金，还得上交百分之五十，剩下的连买块画布都不够。”莫默的脸色有些阴沉了。

那姑娘很同情地点点头，又问：“你到电视台工作了？我记得报纸上介绍你是在一个什么工厂嘛。”

“停薪留职。画画本来就是个体劳动，他们去拍电视剧，我是蹭车坐，下去采风。没办法，人穷，就得想办法省几个钱。”莫默显得更阴郁了。

“那我就更是穷光蛋了，别说坐车，连店都住不起，只能到寨子里去求宿。”

看那姑娘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莫默也忍不住笑了。也许两个人同病相怜吧，攀谈得十分投机，竟把林丽芳冷落在一边了。

面包车又停下了。

车窗外，高耸的陡壁间，一条湍急的江水奔腾咆哮着，一座铁臂大桥联结起两岸急弯转下的公路。这儿是内地通往边境的最后一道关卡，几个女武警在桥头检查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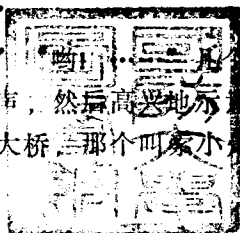
林丽芳从车窗伸出手，晃着一张介绍信，说：“我们是电视台的，来拍歌颂你们武警的电视剧。”

几个女武警一听，都朝车上投来羡慕的目光。“谁是演员呀？是她吗？”一个女武警指指索小灿。她见索小灿打扮奇特，把她误认为是女演员了。

林丽芳说：“不，不是。主角是你们同行，曼飞龙边防站的，叫项华。”

“是她呀！”一个女武警又发出一阵更加羡慕的“啧啧”声，然后高兴地放行。

车子驶过了大桥，那个叫索小灿的姑娘不由一翘大拇指



指，道：“嘿，还是电视台面子大，不检查就放行。”

“你要是个走私犯，这下子可算碰上运气了。”莫默开了句玩笑。

谁知索小灿一听，脸上一直挂着的笑模样一下子收敛了，低下了脑袋，可一双眼睛还是一忽儿瞧瞧车里的这个，一忽儿又看看那个，不知肚里转的是什么东西。

林丽芳自打索小灿一上车，就一直不太吱声，默默地注意着她。她想：甭听这丫头自报家门的那些活，眼下又不能对她进行外调什么的，只有天知道她是干什么的。是呵，这丫头来得不明不白，而这儿离边境又太近了呀……

莫默也不说话了，往椅背上一靠，微闭上双眼，大概又去想他的未婚妻项华去了吧。

车子里沉默了，只有汽车引擎单调的响声，使人昏昏欲睡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一阵象脚鼓和铙钹的声音从车窗外传来，紧接着面包车喇叭长鸣，车子停了下来。

车子里的人都趴到车窗上往外看，噢，原来不知不觉地已经到了曼飞龙。一群迎亲的景颇人正从那条牛车路上涌来，后生们敲着象脚鼓和铙钹。

车里的人一见景颇人的婚礼，都来了兴致，纷纷跳下车。他们一下车，都不由得立刻被新娘的美丽吸引了。

那新娘三十来岁，皮肤白皙，不象景颇妇女。她脖子上醒目地挂着一个金十字架，手里捧着一本羊皮面的圣经，在众多欢乐的人群中，她那美丽的脸上显出一种淡漠的神情。

她显然感到一群不速之客的到来，抬起目光一个一个地扫视，依然神情漠然。突然，她的目光在莫默的脸上僵住